

亞歷山大·勃洛克



未名叢刊之一

十
二
個

俄國 亞歷山大·勃洛克 作

瑪修丁畫 胡數譯

一九二六年八月印成，一至一千五百本



象畫克洛勃

亞歷山大·勃洛克

託羅茲基

勃洛克就全體看，是屬於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學系統的。勃洛克的一切衝動——無論這是向神祕主義的旋風，或是向革命的旋風——不起於真空的空間，却在舊俄羅斯貴族智識階級文化的極其濃厚的霧圍氣裏。勃洛克的象徵主義，就是這密接而又可厭的霧圍氣的變形。象徵者，是現實的受了概括的姿態。勃洛克的抒情詩是羅曼底的，象徵底的，神祕底的，非形式底的，非現實底的——但在其間，却預含有已被決定的種種形式和關係的很現實底的生活。羅曼底的象徵主義者，僅在遁出具體化，以及個性底特質和固有的名稱這一個意義上，是生活的逃避。而象徵主義，則在根本上是生活的變形和上升的方法。勃洛

克的晴夜的飛雪一般的無形式的抒情詩，是反映着一定的環境和時代，其構成，其習慣和韻律的。在這時代以外，則成爲雲似的斑點而下垂着。這抒情詩，大概不能長生過自己的時代，到作者的死後的罷。

勃洛克是屬於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學系統的。然而將這征服，因了十二個，在十月革命的舞臺上登場了。因此，他將來在俄羅斯的藝術底創造力的歷史中，要占得特別的位置的罷。

對於糾纏在他魂靈的周圍，但直到現在——唉唉，規矩的沒分曉漢子們！——連認瑪雅珂夫斯基爲偉大的天才的勃洛克，怎麼可以公然向着古弼略夫打呵欠，也還是不懂得的，這樣地小器的詩人底的，半詩人底的魔鬼們，要隱蔽勃洛克的真價值，是不能允許的。抒情詩人之中，最爲「純粹的」勃洛克，沒有談過純粹的藝術，也沒有將詩放在

生活的上面。反之，他是承認了「藝術和生活和政治的不可分性和混同性」的。「我慣了，——勃洛克在一九一九年所作的報復的序文上說，——將目下進了我的眼裏的生活的一切範圍內的事實，加以對照。而且我深信，這些一切，常常互相創造着一個音樂底調和。」這較之自己滿足底的審美學，即議論那藝術對於一般社會生活的超越性，獨立性的昏話，却稍高，稍強，稍深。

勃洛克是知道智識階級的價值的——無論怎麼說，我在血統上也還是和智識階級連結着，——他說，——但智識階級總常被放在束縛的網中。如果我的心沒有進向革命之中，則在戰爭，怕更沒有參與的價值罷。「勃洛克沒有「走進革命之中去」，然而精神底地，却到了那里了。一九〇五年的接近，是第一次將他的創造力拿到抒情詩底的朦朧底傾向之上，勃洛克發表了一篇工廠（一九〇三年作）。第一革命將

他從個人主義底的自己滿足和神祕底的寂靜主義拉開，而向他突擊。革命中間時代的間隙，在勃洛克感到了好像精神底空虛，時代的無目的性——好像用莓汁代替了血的鬧劇場似的。勃洛克寫了關於「第一次革命前幾年的真實的神祕底的暗黑」和「接着起來的不真實的神祕底的宿醉」（報復）。將覺醒和活動和目的和意義的感覺，給與了他的，是第二革命。勃洛克不是革命的詩人。正消滅在革命前的生活和藝術底沒有出路的憂鬱的狀態中，勃洛克一隻手抓住了革命的車輪了。作爲那接觸的結果而出現的，就是詩十二個。這在勃洛克的作品中，是最爲重要的東西，是也許要跳出時代而生存的唯一的东西。

據他自己的話，則勃洛克一生，在自身中帶着混沌。對於這事，也如他的世界觀和抒情詩都是無形式的一般，他只是無形式地說出。他的覺得混沌者，就因爲他沒有使主觀底的事物和客觀底的事物相一

致的才能。又在強大的震動已經準備，以後便爆發了的時代中，他也沒有本身意志，能自己作最深的警戒，受動底地等待着。假使 Decadence 這話，廣義地歷史底地來講，換了話說，就是在將頹廢底的人主義，放在貴族底高上的個人主義的反對的位置的意義上，則勃洛克在一切具象化之內，爲真實的 Decadence 而遺留。

勃洛克的不安的混沌狀態，牽合在神祕主義底和革命底的兩種主要傾向上了。然而無論在那一種傾向上，到底沒有解決。他的宗教，也如他的抒情詩一樣，是流動底的，不安定的，而不是不可避的。將事實上的石雨，事件的地質學底的地場，擲在詩人上面的革命，也並非否認了正在種種苦悶和豫感中間衰損下去的革命前的勃洛克，乃是將他推開，摔出了。革命是用了咆哮擗猛，吐着長太息的破壞的音樂，將個人主義的優婉的蚊子一般的調子消掉了。於是就不能不選擇

一條自己可走的路了。總之，幽居的室內的詩人，即使不選擇，也可以將自己的歌囀，加在沈悶的生活的愁訴上，連接下去。然而在被時代所拘繫，而且將時代譯爲自己的內面底的言語的勃洛克，却有選擇的必要的。於是他選擇了，而且寫了十二個了。

這詩，不消說，是勃洛克的最高的到達點。在那根柢裏，有着對於滅亡了的過去的絕望的叫喊，然而，這是提高到向着未來的希望的絕望的叫喊。駭人的變故的音樂（二），授意了勃洛克：你到今所寫的事，全都不是那麼一回事；另外一些人在走着，帶着另外一些心；在他們（革命人），這是無用的；對於舊世界的他們的勝利，同時也顯示着對於你的勝利，對於你的抒情詩——不過是舊世界的臨終的苦悶的你的抒情詩的勝利……勃洛克傾聽了這個，承受了。然而承受這個，

註一：勃洛克嘗稱革命爲一部盛大的 Orchestra（管絃樂）。

是不容易的，在自己的革命底信念之中，他也想尋求自己的不信的幫助，將自己守住，將確信保持，——爲要砍斷那退走的一切的橋梁，他便將這革命的承受，竭力用了極端的形狀來表現。對於變革，勃洛克連想要儼然地來加點白糖的影子也沒有。却相反，他將這收在最粗野的——但不過單是粗野的——自己的表現裏面了。娼婦的團結，赤軍兵士的卡基卡殺害，貴族層樓的破壞……然而他說——承受這個——而且將這一切，彷彿受了基督的祝福似的，極顯明地醇化着——但是，或者想將基督的藝術底形態，藉革命來支持，由此加以援助，也未可料的。

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這是遇着革命的個人主義藝術的最後的輓歌。而這歌將要流傳下去。暗澹的勃洛克的抒情詩，已經走向過去，不會重復回來罷——因爲站在前面的時代完全不是這樣的了，——但是，十二個總要流傳的罷。惡意的風，佈告，雪上的卡基卡，革命的

足音，癩皮狗似的舊世界。

勃洛克的寫了十二個的事，和他的不再傾聽音樂（革命的），十二個之後，便沈默了的事，都是滿從勃洛克的性格裏流溢出來的；而同時，從他在一九一八年所獲的不很平常的「音樂」裏，也有流溢出來的。和一切過去的癡癡的悲痛的訣絕，在這詩人，是致命底的裂痕。可以支持勃洛克的——如果離開了起於他的全生活體中的破滅底的過程——恐怕只有革命的諸事件的永是增加上去的發展，和抓住了全世界的強有力的震動的旋渦罷。然而歷史的路程，是不合於為革命所貫通的羅曼派的精神底要求的。要在一時底的暗礁上存身，必須有別的气質，對於革命的別的信念，——必須有對於革命的合節的韻律的理解，並不僅是對於那革命的洪流的混沌的音樂的理解。在勃洛克，這些全沒有，也是不會有的。凡有作為革命的指導者而出來的，在他，

總是毫不相干的外人，無論在精神底關係上，在雖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方面。因此他在十二個之後，便轉向別的，沈默了。但他的常常一同精神底地過活的人們，識者和詩人們——常常作爲「被捕於束縛之網」者而出現的人們——却惡意地表示了憎惡，從勃洛克離開了。「癩狗」他們是不能夠原諒的。他們將勃洛克當奸細看待，不再和他握手，只到了他的死後，這纔「和解了」。於是什麼十二個裏面，並無真出於意料之外的什麼東西呀；這全不是取材於十月革命，是從舊的勃洛克出來的呀；十二個的一切要素，是在於過去呀；莫使布爾札維克以爲勃洛克是他們的呀，將這些事，動手來指摘了。其實，在十二個裏，要將受着那開發的言語和韻律和韻語和節奏的種種時代，從勃洛克抽出，是不難的。但是在個人主義者勃洛克那里，也可以尋出完全兩樣的韻律和結構來。然而勃洛克自己，正當一九一八年，在自己裏面

（自然，已經不在「石路」上，是在自己裏面！）尋到了十二個的被
碎毀的音樂了。所以成爲必需的，是十月革命的石路。別人是從這石
路跑向國外，或則搬到國內的「島」上去了。在這裡，就有着問題的
中心點，在這裡，就有大家不饒放勃洛克的理由。

這樣——滿足者都憤懣着，

沈重的肚子的滿肚是厭倦着——

槽不是翻倒着麼，

他們的爛透了的牛牢不是閑着麼！

（亞·勃洛克，滿足者。）

註二：勃洛克在他詩中，常常歌詠彼得格勒的夜間的石路。

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爲什麼呢，因爲革命底威力的意義（假如單就威力而言），是不會成爲將出路給與碰壁的個人主義的。革命的內面底意義，是在詩的範圍以外的什麼處所的，——革命者，是在機械學底的意圖上的脫了中心的事，——因此勃洛克使用基督來裝飾革命。然而無論如何，基督總不是革命的出產，不過是過去的勃洛克的出產。

極其惡意地，就是，極其透澈地，表現着對於十二個的資產階級底關係的亞翰跋里特如果說，勃洛克的脚色們的「舉動」，是給「同志」加上特色的，則他便是連一步也沒有跨出給與他的問題——誹謗革命——的範圍以外。像見於十二個裏的那樣，赤軍的兵士因嫉妬而殺了卡基卡……這是會有的事呢，還是不會有的事呢？這是很會有的。然而這樣的赤軍兵士，倘革命裁判所一經逮捕，便下了鎗斃的宣告罷。

採用恐怖主義的駭人的劍的革命，是嚴峻地守着自己的國法的。假如恐怖主義的手段，一爲個人底目的而動，則無可逃避的破滅，便會來迫脅革命罷。在一九一八年之初，革命已經以無政府主義的破格底手段作準備，而用了派爾諦山主義(三)的將無論什麼，都加毀壞的方略，博得沒有慈悲的，勝利的戰鬥了。

「請開却地窖，窮人們此刻要來游賞。」(十二個)也有這樣的事。但是，赤軍和破壞者之間，在這地上有過幾多的血腥的衝突呢！在革命的旗幟上，寫着「嚴肅」。當那極其緊張的時期，革命是尤爲辛苦艱難的。於是勃洛克將革命表現在著作裏，而這自然已不是將作爲指導革命的先驅的勞動，乃是將雖說因革命而起，在本質上却和革命在反對的傾向的，和革命相伴的現象。詩人勃洛克彷彿想要這樣

註三：Partisan是一種黨，常於不意中襲擊敵人，頗殘酷。

說，——在這裏面，我也覺着革命，覺着那羽搏，心臟的可駭的震動，覺醒，奔突，危險。而且便在這些的互相衝撞的無意味的血腥的現象中，也屈折着革命的精神。這精神，在勃洛克，就是從柱上起來的基督的精神。

論勃洛克和十二個的文字中，最不可忍的之一，是久珂夫斯基氏的著作。他的關於勃洛克的書，比起他別的書來，並不算壞。就是，在那裏，雖當沒有將自己的思想，整頓在怎樣的一種形態上的才能之際，而有表面底的新鮮，有斷片底敘述，有近於小地方報紙的對句似的傾向，同時又有可憐相的銜學，有湊合在表面底的對照之上的組織。而且久珂夫斯基氏是常常發見着誰也沒有留心到的事的。在十二個裏面，有誰看定了起於那十月的革命的詩呢？決沒有人看定的。久珂夫斯基是立刻會說明這一切，而且因此便將勃洛克決然和「一般的

意見」相一致的罷。在十二個中給與光輝者，並非革命，是俄羅斯，雖然革命，却是俄羅斯。「在這里，有不爲任何事物所亂，縱使這污穢是俄羅斯，則即在污穢之中，將欲見聖的執迷的國家主義在。」（久珂夫斯基亞歷山大勃洛克論）於是成了這樣的事：雖然是革命，或者要說得更正確些，則爲雖然是革命的污穢，勃洛克是承受着俄羅斯的麼？這是在一切地方都一定了的。但到這地方，就知道這事：勃洛克常（！）是革命的詩人，「然而這並非現今發生的革命，乃是別的國家底的，俄羅斯底的革命……」一難去而一難來了。這樣，勃洛克在十二個裏所說的，雖然是革命，不是俄羅斯，說到底也還是革命，「然而並非已經發生的革命，這名稱，在久珂夫斯基是確鑿地知道的，是別樣的革命。這樣，在有才幹的青年們那里，是這樣講說着，——他的所歌的革命，並非在我週周圍漸就完成的革命，而是另

外的，真實的，火一般的革命。」但是，他的所歌，豈不是我們剛纔就聽到說，是污穢，至於熱火，却全然沒有麼？而且他之所以歌這污穢，乃是因爲這是俄羅斯的東西的緣故，並非因爲這是革命的東西。到這裏，我們就看出，他的沒有和真實的革命的污穢完全和解的理由，就只因爲這是俄羅斯的東西的緣故；他之所以歡欣地歌詠革命，但是那別的真實的熱火的革命，就只因爲這是和現存的污穢取着反對的方向的緣故云。

凡卡用了他的階級爲要守護革命，給與他的來福鎗打死卡基卡。我們說，這是和革命相伴的事，但這並非就是革命。勃洛克作爲自己的詩的意義，這樣說着，——這個也承受，爲什麼呢，因爲便是在這裏，我也聽到捲起變故的電動力，暴風雨的音樂的緣故。解說者久珂夫斯基跑過來，這樣說明道，——凡卡的殺害卡基卡，是革命的污穢。

勃洛克因爲這是俄羅斯，所以和這污穢一同，承受俄羅斯。然而同時，一面歌詠着凡卡的卡基卡殺害，貴族層樓的破壞，勃洛克又歌詠着革命，但並非這污穢的，現在的，實際的，俄羅斯的革命，而是別的，真實的，熱火的那個。這真實的熱火的革命的名稱，久珂夫斯基會即刻告知我們的罷……

然而，如果由勃洛克作爲革命而表現的東西，即是照現有的俄羅斯本身，則將革命當作謀叛的辯護家(四)，是表示什麼的呢？沒有關係地從旁走過去的牧師，是表示什麼的呢？台儀庚和密柳珂夫和楷爾諾夫和僑民，是表示什麼的呢？「癩皮狗似的舊世界」，是表示什麼的呢？俄羅斯裂而爲二了——那裏面，有革命在。勃洛克將一半稱爲癩皮狗，那一半，即在他的話裏已經祝福地命名爲詩和基督。但久珂夫斯基

註四：爲資本家辯護的著作家及演說家。

基却將這一切解釋爲單是不可解。這是怎樣的言語的朦混，怎樣的思想的不相稱的胡鬧，怎樣的精神底荒廢，廉價的，污穢的，可耻的饒舌呵！

自然，~~我~~洛克並不是我們的。然而他向着我們這邊突進了。突進而受傷了。然而作爲他的衝動的成果而出現的，是我們的時代的最重要的作品。詩十二個，要永久地流傳的罷。

十二個

黑的夜 •

白的雪 •

風呵，風呵！

人不能立 •

風呵，風呵！

在上帝的世界上都起來了！

風旋

白雪 •

雪下是冰。

每個走路的人

脚步滑溜難行

——唉，可憐人！

從這屋到那屋

一條長繩牽着。

繩上掛佈告：

『全權付與制憲國會：』

一個老媽媽悲傷了，哭泣了，

她總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爲什麼這樣的佈告，

爲什麼這樣大塊的布？
做得幾多青年人的護腿布呵，
可憐他們身上腳上都是赤裸裸的：

*

老媽媽，好像一隻母鷄，

抖抖索索地走過雪堆。

——唉，老天爺！

——唉，布爾札維克要我們的死命！

風不住地大作！

凍不住地加增！

資本家站在十字街頭

把鼻子藏進衣領•

這是誰？長頭髮

低聲說話：

「賣國賊！

」俄羅斯壞了！

許一定是著作家！

辯護家：（二）

穿長衣襟的教士出來了！
走過雪堆——側着身子：
現在爲什麼不快樂，
教士同志！

你還記得先前的時候，
你怎樣挺着肚子往前行走，
肚子上掛着十字架，
對着人民光芒四射？
穿皮衣的太太出來了，

遇着別的太太：

——我們已經哭泣了，已經哭泣了：

滑倒地

撲通一聲——躺直了！

喂，喂！

拖起來，擡起來！

快樂的風

又憤怒，又歡欣，

旋起衣裾，吹倒行人，

撕裂，揉搓，飄刮

那大塊的佈告：

『全權付與制憲國會……』

又傳來一種話聲：

……我們也有會議：

……就在這座大樓裏：

……討論——

……表決：

一小時——十元錢，一宿——二十五元：

少了——誰的也不收：

……我們去睡覺罷：

夜已深•

街道寂靜•

一個浪人

屈着腰身，

還有那風作嘯聲：

喂，可憐人！

走來罷！

我們接吻：

要麪包！

將來怎樣？

■ 開罷！

黑暗，黑暗的天。

惡念，憂愁的惡念

騰沸在胸間：

黑暗的惡念，神聖的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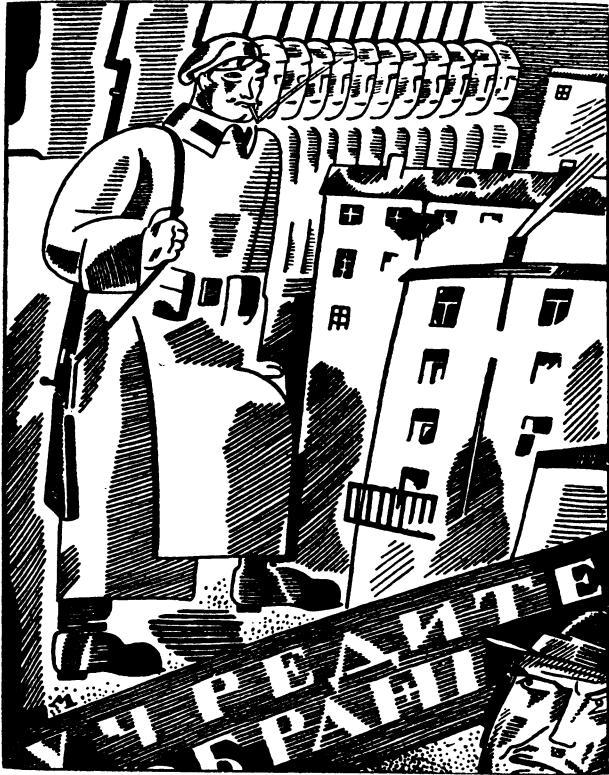
同志！

留心照看！

風遊行，雪飛舞，
十二個人走路。

鎗上的黑皮帶，
四周圍都是火，火，火：

嘴銜煙枝，亂帶軍帽，
背脊上應當掛起犯人的記號！



自由，自由，
唉，唉，無上帝！
哼，哈哈！

冷呵，同志，冷呵！

二

「凡卡和卡基卡——在酒館裏：

「她有錢票藏在襪子裏！」

「凡卡現在發財了：

「先前凡卡是我們的人，——現在變成大兵了：

「呵，凡卡，你這狗崽子，資本家，

「你試一試來和我的情人接吻！」

自由，自由，

唉，唉，無上帝！

卡基卡和凡卡忙嗎？：

忙什麼，忙什麼！

哼，哈哈！

四周圍都是火，火，火：

把鎗上的皮帶背妥：

維持革命的步調罷！

不休息的讐敵是不磕睡的！

同志，拿着鎗，勿膽怯！

我們用子彈來射擊神聖的俄羅斯——

堅固的俄羅斯，

村野的俄羅斯，

粗笨的俄羅斯！

唉，唉，無上帝！

三

我們的孩子們

到紅軍裏去服務！

到紅軍裏去服務！

拋却勇敢的頭顱！

唉，你這苦中苦，

甜蜜的生活！

破裂的外套，

奧大利的鎗砲！(三)

爲叫資本家受莫大的痛苦
我們煽動世界的大火，
血中的世界的大火！
上帝，請你保護！（三）

四

雪花旋轉，車夫呼喊，

凡卡和卡基卡如飛似箭——

小電燈

在車杠前面：

喂，喂，走開邊！……

他穿着兵士的外套

臉兒糊塗得好

黑鬍子捻而又捻，

他捻捻鬍子，
他又談又笑：

你看凡卡——他的肩闊！

你看凡卡——他的嘴滑！

他攬着卡基卡

他說些迷人話：

他的臉往後仰，

牙齒光白，有如珍珠模樣：

喂你，卡基卡，我的卡基卡，

面頰肥滿的卡基卡：

五

你的頸上，卡基卡，
刀創未愈，
你的胸前，卡基卡，
傷痕猶新！

喂，喂，你來舞蹈！
小脚兒十分好！

你曾經穿着花邊的襯衣！

穿着罷，穿着罷！

你曾經和軍官們遊玩！

遊玩罷，遊玩罷！

唉，唉，遊玩！

心臟跳突在胸間！

卡基卡，你可記得那個軍官！

沒有逃出我的利刃：

難道你不去記？

難道你記不清？

唉，唉，你記記清，
同我來睡覺罷！

你穿過灰裏腿，

你貪喫綽古拉，（四）

你曾經和軍官遊玩！

你現在又與兵士同行？

唉，唉，不殺掉你！
怎麼能平我的心！

六

：又遇着車夫如飛似箭，
怒聲叫喊：

站住，站住！安特留哈，幫助一下！
彼得路哈，從後面兜去！

Trakh-tararakh-takh-takh-takh, (五)

雪花旋轉上天邊！：

車夫和凡卡都逃避：

再來一次！扳緊鎗機！∴

Trakh-tarakh！你這纔知道，

和別人的姑娘遊玩有怎樣的滋味！∴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走了，賤種！你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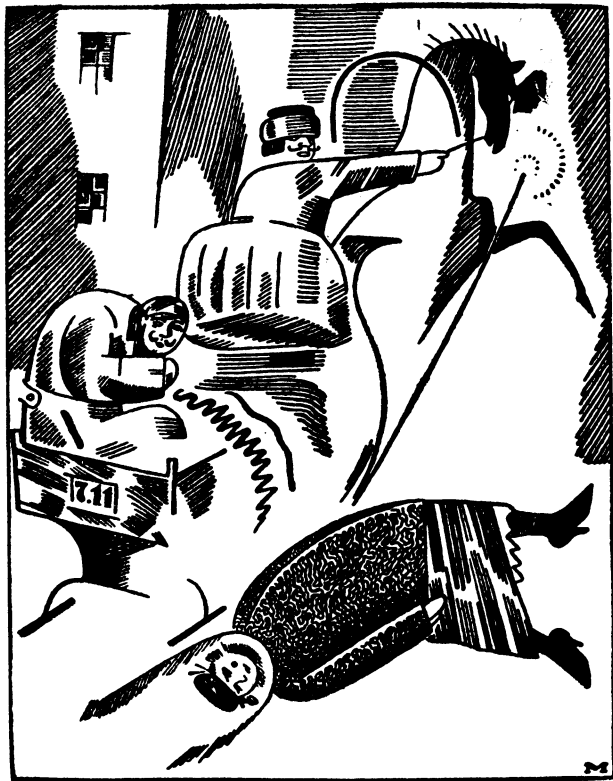
我明天再來收拾你！

卡基卡在那里？| 死了，死了！

鎗彈穿過腦袋了•

怎麼樣，卡基卡，快樂麼？哼哼……
躺在雪上，你這死屍！……

維持革命的步調罷！
不休息的警敵是不瞌睡的！



七

十二個人重新走上，
肩勝後背着鋼鎗。
只不過可憐的凶手
臉色兒變了模樣：

邁步前行

越走越快。

往頸上圍繞圍巾。

心中大不自在：

「什麼，同志，你不快樂麼，
什麼，朋友，你恐懼麼？」

「什麼，彼得路哈，你不高興麼，
還是可惜卡基卡呢？」

「呵，同志，我的朋友，

我愛這個姑娘：

我和這個姑娘

過那昏黑，沈醉的夜晚：

我愛她的火眼睛十分勇敢，

她右肩上的紅痣真正可愛。

愚笨的我打死她了，

我一時情急打死她了：唉！

「噢，死屍，在這裡發牢騷，

彼得路哈，你是什麼，要同老婆子一樣麼？

你眞想和我們訴衷腸麼？

我請你：

維持自己的尊嚴罷！

督促你自己罷！

要來撫慰你，

現在不是時候呵！

我們將來的負擔更重，

親愛的同志呵！

彼得路哈把急切的步驟
走得慢了，

他擡一擡頭，

他又有點快樂起來了：

喂，喂！

行樂無罪！

請關上樓房，

此刻要有打搶！

請開却地窖！

窮人們此刻要求遊賞！

八

唉，你這苦中苦！

沈悶的沈悶，

死的沈悶！

我總有一個時候

要來作樂，作樂：

我總要在你頭上

搔癢，搔癢：

我總要在你面前

將瓜子兒剝，剝：

我總要用小刀子。

在你身上劃，劃：(去)

你這資本家，同麻雀一般行徑！

我要喝你的血

爲我那情人，

爲我那黑眉的情人：

我主，請你安慰卡基卡的靈魂：

沈悶！

九

聽不見城市的喧嚷，
寂靜無聲主宰在涅夫塔上，
再也沒有巡警了——
孩子們，無酒也好放蕩！

資本家站在十字街頭
把鼻子藏進領口。
旁邊有一隻獺皮夾尾的狗
縮起粗毛在那里顫抖。

資本家站着好像這隻餓狗，
他站着，沈悶着，好像一個疑問符號。
舊世界也像一隻無家的狗，
夾着尾巴站在他們背後。



十

什麼雪風有這樣狂猛，
阿，雪風，阿，雪風！
離開四步遠近
彼此完全看不清！

雪旋轉如漏斗，
雪騰空如柱形：

阿，怎樣大的雪風呵，上帝保佑我！

——喂，彼得路哈！不要廢話！

金聖像

保佑你什麼？

無意識的你，

應當正確判斷，康健思想——

難道爲了卡基卡的愛情

你的手就不染血麼？

——維持革命的步調罷！

凶惡的讐敵是接近我們的！

前進，前進，前進，

勞動的人民！

十一

：十二個人並不祈禱
向遠處行走。

準備犧牲一切，
什麼也不可惜：

他們的鋼鎗

向着隱藏的敵人：

在黑暗的巷子那里，

僅有大雪風刮起：

陷進雪堆——
拔不起腿……

紅旗子

打眼角•

放開

均勻的步伐•

你看——凶惡的讐敵
要醒來了……

風絞雪刮向他們眼前

日和夜

不停一會：

前進，前進，
勞動的人民！

十二

：莊嚴的步伐向遠處走着：

——誰還在那里？走出來！

這是風帶着紅旗

在前面作樂：

前面是冷雪堆，

——誰藏在雪堆裏——走出來

只不過困頓飢餓的狗

在後面跛走：

——你這癩皮狗，走開些，
我要用刺刀來刺死你！

舊世界，好像這隻癩皮狗，
你也走開些，我要來打破你！

——露牙暴齒，飢餓的狼狗——
夾着尾巴——緊緊跟隨人後——
受凍的狗——無家的狗——

——喂，答應一聲，誰在那里行走？

——誰在那里搖動紅旗子？

在房子裏亂叫：

只不過雪風

在雪中嬉笑。

Trah-takh-takh-

Trah-takh-takh...

：莊嚴的步伐在那里行走——

後面——一隻餓狗。

前面是誰？他拿着紅旗子行走，

雪風遮着不能見他，
子彈飛去不能傷他，
他駕御雪風，輕盈步伐，
他如珠沙一般，雪白光滑，
白玫瑰的花圈在他頭上圍着！
他是誰？他就是耶穌基督。



注一——*Vinya*，替資本家辯護的著作家及演說家。

注二——舊式不好的鎗砲。

注三——以上三首，原是俄國民間的歌謠。

注四——*Chocolate*，科科 (*Theobroma Cacao*) 核粉加肉桂等製成的糖食。

注五——鎗聲。

注六——以上五節，原是俄國民間的歌謠，言有時總當儘情報復。

後記

魯迅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個大風暴；到十月，纔是一個大風暴，怒吼着，震蕩着，枯朽的都拉雜崩壞，連樂師畫家都茫然失措，詩人也沈默了。

就詩人而言，他們因為禁不起這連底的大變動，或者脫出國界，使死亡，如安得列夫；或者在德法做僑民，如梅曼什珂夫斯奇，巴理芒德；或者雖然並未脫走，却比較的失了生動，如阿爾志跋綏夫。但也有還是生動的，如勃留梭夫和戈理奇，勃洛克。

但是，俄國詩壇上先前那樣盛大的象徵派的衰退，却並不只是革

命之賜；從一九一一年以來，外受未來派的襲擊，內有實感派，神秘底虛無派，集合底主我派們的分離，就已跨進了崩潰時期了。至於十月的大革命，那自然，也是額外的一個沈重的打擊。

梅壘什珂夫斯基們既然作了僑民，就常以痛罵蘇俄爲事；別的作者雖然還有創作，然而不過是寫些「什麼」，顏色很黯澹，衰弱了。象徵派詩人中，收穫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

勃洛克名亞歷山大，早就有一篇很簡單的自敘傳——

「一八八〇年生在彼得堡。先學於古典中學，畢業後進了彼得堡大學的言語科。一九〇四年纔作美的女人之歌這抒情詩，一九〇七年又出抒情詩兩本，曰意外的歡喜，曰雪的假面。抒情悲劇小游覽所的主人，廣場的王，未知之女，不過

纔脫稿。現在擔當着梭羅忒亞盧擊的批評欄，也和別的幾種新聞雜誌關係着。」

此後，他的著作還很多：報復，文集，黃金時代，從心中涌出，夕照是燒盡了，水已經睡着，運命之歌。當革命時，將最強烈的刺戟給與俄國詩壇的，是十二個。

他死時是四十二歲，在一九二一年。

從一九〇四年發表了最初的象徵詩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稱為現代都會詩人的第一人了。他之為都會詩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詩底幻想的眼，照見都會中的日常生活，將那朦朧的印象，加以象徵化。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裏，使牠蘇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塵囂的市街中，發見詩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長者，是在

取卑俗，熱鬧，雜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祕底寫實的詩歌。

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

能在雜沓的都會裏看見詩者，也將在動搖的革命中看見詩。所以勃洛克做出十二個，而且因此「在十月革命的舞臺上登場了」。但他的能上革命的舞臺，也不只因為他是都會詩人；乃是，如託羅茲基言，因為他「向着我們這邊突進了。突進而受傷了。」

十二個於是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還要永久地流傳。

舊的詩人沈默，失措，逃走了，新的詩人還未彈他的奇穎的琴。勃洛克獨在革命的俄國中，傾聽「咆哮聲猛，吐着長太息的破壞的音

樂」。他聽到黑夜白雪間的風，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徬徨，會議中的講鏢錢，復讐的歌和鎗聲，卞基卞的血。然而他又聽到癡皮狗似的舊世界：他向着革命這邊突進了。

然而他究竟不是新興的革命詩人，於是雖然突進，却終於受傷，他在十二個之前，看見了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穌基督。

但這正是俄國十月革命「時代的最重要的作品」。

呼喚血和火的，詠歎酒和女人的，賞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則一樣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過去，向着未來，倘不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便都不免並含着向前和反顧。詩十二個裏就可以看見這樣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進了，然而反顧，於是受傷。

篇末出現的耶穌基督，彷彿可有兩種的解釋：一是他也贊同，一是還須靠他得救。但無論如何，總還以後解爲近是。故十月革命中的這大作品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

然而也不是空洞的。

這詩的體式在中國很異樣；但我以爲很能表現着俄國那時（！）的神情；細看起來，也許會感到那大震撼，大咆哮的氣息。可惜翻譯最不易。我們曾經有過一篇從英文的重譯本；因爲還不妨有一種別譯，胡成才君便又從原文譯出了。不過詩是只能有一篇的，即使以俄文改寫俄文，尙且決不可能，更何況用了別一國的文字。然而我們也只能如此。至於意義，却是先由伊發爾先生校勘過的；後來，我和韋素園君又酌改了幾個字。

前面的勃洛克論是我譯添的，是文學與革命 (Literatura i Revoluzia) 的第三章，從茂森唯士氏的日本文譯本重譯；韋素園君又給對校原文，增改了許多。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概還以為託羅茲基是一個暗鳴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個深解文藝的批評者。他在俄國，所得的俸錢，還是稿費多。但倘若不深知他們文壇的情形，似乎不易懂；我的翻譯的拙澀，自然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書面和卷中的四張畫，是瑪修丁 (V. Masiutin) 所作的。他是版畫的名家。這幾幅畫，即曾被稱為藝術底版畫的典型；原本是木刻。卷頭的勃洛克的畫象，也不凡，但是從新俄羅斯文學的曙光期轉載的，不知道是誰作。

俄國版畫的興盛，先前是因爲照相版的衰頹和革命中沒有細緻的紙張，倘要插圖，自然只得應用筆路分明的線畫。然而只要人民有活氣，這也就發達起來，在一九二二年弗羅連斯的萬國書籍展覽會中，就得了非常的讚美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記於北京。

一 之 刊 叢 名 未

個 二 十

分 五 角 三 價 實

城 東 京 北

號 二 十 同 胡 花 翠

局 書 新 北

行 發

未名叢刊 與 烏合叢書

魯 迅 編

所謂未名叢刊者，並非無名叢書之意，乃是還未想定名目，然而這就作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這也並非學者們精選的寶書，凡國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費，便即付印，想使蕭索的讀者，作者，譯者，大家稍微感到一點熱鬧，內容自然是很龐雜的，因為希圖在這龐雜中略見一致，所以又一括而為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名叢刊。*大志向是絲毫也沒有。所願的：無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從速賣完，可以收回錢來再印第二種；(2)對於讀者，是希望看了之後，不至於以為太受欺騙了。*以上是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二月間的話。

現在將這分為兩部分了。未名叢刊專收譯本；另外又分立了一種單印不關氣的作者的創作的，叫作烏合叢書。

烏合叢書

吶喊

(四版)

實價七角

魯迅的短篇小說集，從一九一八至二二年的作品都在內，計十五篇，前有自序一篇。

故鄉

實價八角

許欽文的短篇小說集。由長虹與魯迅將從最初至一九二五年止的作品

嚴加選擇，留存二十二篇，作者的以熱心冷面，來表現鄉村，家庭，現代青年的內生活的特長，在這一冊裏顯得格外挺秀。陶元慶畫封面。

心的探險

實價六角

長虹的散文及詩集。將他的以虛無爲實有，而又反抗這實有的精悍苦痛的戰叫，儘量地吐露着。魯迅選並畫封面。

飄渺的夢及其他

實價五角

向培良的短篇小說集，魯迅選定，從最初以至現在的作品中僅留十四篇。革新與念舊，直前與回顧；他自引明波樂夫的散文詩道：矛盾，矛盾，矛盾，這是我們的生活，也就是我們的真理。司徒喬畫封面。

彷徨

實價八角

魯迅的短篇小說集第二本。從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作品都在內，計十一篇。陶元慶畫面。

以上五種，

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

北新書局印行

未名叢刊

苦悶的象徴

實價五角

日本厨川白村作文藝論四篇，魯迅譯。插圖四幅，作者照象一幅。陶元慶畫封面。再版。

蘇俄的文藝論戰 實三角半

楮沙克等的論文四篇，任國楨輯譯。可以看見新俄國文壇的論辯的一斑。附錄一篇，是用經濟學說於文藝上的。再版。

十二個

校印中

俄國勃洛克作長詩，胡敷譯。作者原是有名的都會詩人，這一篇寫革命時代的變化和動搖，尤稱一生傑作。譯自原文，又屢經校定，和重譯的頗有不同。前有託羅茲基的勃洛克論一篇；魯迅作後記，加以解

釋。又有縮印的俄國插畫名家瑪修丁木刻四幅；卷頭有作者的畫象。

工人綏惠畧夫

在印

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魯迅翻譯。是極有名的一篇描寫革命失敗後社會心情的小說。或者墜入人道主義，或者激成虛無思想，沈痛深刻，是用心血寫就的。曾經印行，現收入本叢書中。有序及作者肖像。

一個青年的夢

在印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戲劇，魯迅譯。共四幕，當歐戰正烈的時候，作者獨能保持清晰的思想，發出非戰的獅子吼來。先曾印行，今改版重印；卷頭有自序及爲漢譯本而作的序及照象。

爭自由的波浪

即 印

原名大心及其他，一名俄國專制時代的七種悲劇文字。計散文三篇，小說四篇，爲俱兼珂，託爾斯多，戈理基諸大家所作。全是戰士的熱

烈的叫喊，濁世的決堤的狂濤。
董秋芳譯。

以上六種

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

北新書局發行

出了象牙之塔

實價七角

日本厨川白村作關於文藝的論文及演說十二篇，思想透闢，措辭明快，而又內容豐富，饒有趣味，是一部極能啓發青年神智的書。魯迅

譯。插圖四幅，又作者照象一幅。

陶元慶畫封面。

往星中

實價四角半

俄國安特列夫作，李霽野譯。是反映一個時代的名劇，表現一九零五年俄國革命失敗後社會上矛盾和混亂的心緒的。韋素園序，陶元慶畫封面。

窮人

實價六角半

俄國陀斯妥夫斯基作，章叢蕪譯。

這是作者的第一部，也是即刻使他

成爲大家的書簡體小說，人生的困

苦和悅樂，崇高和卑下，以及留戀

和訣絕，都從一個少女和老人的通

信中寫出。譯者對比了數種譯本，

並由韋素園用原文校定，這纔印

行，其正確可想。魯迅序。前有作

者畫象一幅，並用其手書及法人跋

樂頓畫象作封面。

外 套

校印中

俄國果戈理作，韋素園譯。這是一

篇極有名的諷刺小說，然而談諧中

藏着隱痛，冷語裏仍見同情；惜別種譯本每有刪去之處，今從原文譯出，最爲完全。卷頭有詳細的序文及作者畫象。

小約翰

日內付印

和蘭望藹原作，魯迅譯。是用象徵來寫實的童話體散文詩。敘約翰原是大自然的朋友，因爲要求知，終於成爲他所憎惡的人類了。前有近世荷蘭文學大略，作者的評傳及照像。

此外要續出的，還有：

白茶

曹靖華譯

俄國現代獨幕劇集。

罪與罰

章叢蕪譯

俄國陀斯妥夫斯基小說。

格里佛游記（全譯）

章叢蕪譯

英國斯惠孚德小說。

黑假面

李霽野譯

俄國安特列夫戲劇。

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發行。

魯迅的雜感及纂輯



熱風 (再版)

雜感第一集，四年中作。

(四角)

華蓋集 (再版)

雜感第二集，一年中作。

(六角)

中國小說史略 (三版)

自周至清二十八篇。

(八角)

小說舊聞鈔

所採書七十餘種。

(四角半)

唐宋傳奇集

校錄善本三十餘篇。

(近出)

北京東城翠花胡同二十號新書局發行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

臺靜農編

其中所收關於人和著作的文字凡十二篇，插畫四幅。

實價四角

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發行

